

我们

徐澜

/ 著



Let's
Remarry

吧

/ “时间与爱”三部曲 2 /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/ “时间与爱”三部曲 2 /

我们复婚吧

Let's
Remarry 徐澜 /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们复婚吧 / 徐澜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8.8

(“时间与爱”三部曲 ; 2)

ISBN 978-7-5360-8719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7085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邹蔚昀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介 桑

书 名	我们复婚吧 WO MEN FU HUN BA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9.375 1插页
字 数	200,000字
版 次	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柳飞徐澜见远山

朱海

这年头，文学的门槛似乎越来越低，各种名号的作家们越来越多，文学创作变成了文字工厂，好像是个人提起笔就能写小说，形式各异、百变离奇的作品满天飞，搞得读者们一时不知如何选择，既怕耽误时间，又怕错过良书，索性就避小说而远之。

我就是这类读者之一，相信很多人与我同感。

2018年春夏之际，徐澜寄来了一本小说样稿，这位非专业写小说的出版人让我改变了观点。徐澜说，这是她创作的“时间与爱”三部曲中的第二部，第一部《我们结婚吧》千禧年就出了。扳指一算，两书相隔十八岁，尽管现在政府放开了二胎，但作为作者能经得起如此漫长的间隔，不是急于挥就“一夜情”，而是专注情感的岁月沉淀，提炼人生情感的自觉，注入真正情感艺术的滋养实属不易。

这就是《我们复婚吧》。现在，这本书带着徐澜十八年女

性文学的孕育和情感之路的长考来到了读者面前。

打开这本书，不管你是否经历过书中人物的遭际和磨难，有一点是共识的，情感是人类成长的保健品和保鲜品。但是爱情却是诸多人类情感合成的象牙塔，既自私又公益，既满足自信又要满足他信，就像鞋子是否合适，只有穿在脚上才知道。对此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爱情的发言人，有着他人无可替代的感悟和解读，情商高未必爱情圆满，如果爱情能够投保，相信满大街的保险公司，都该请梁山伯、祝英台当代言人了。

徐澜写的不是自己，却对陷入时代危机的我们这代人的爱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、心理体验、文学描述。兼具几重身份的她，要写出这样一个高浓度的情感作品，在我看来不难亦难，难的是出版人、媒体人、才女、小说作者、母亲集于一身，如何通过小说这支笔，表达对情感的共识，对爱情的独解……才女就是才女，她巧妙而又不落窠臼地告诉读者，当代爱情的特征，无论离合，都是双向选择……

人生在世，谁也无法逃脱爱情，就像一棵树上，总要有鸟来栖息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也是人生必遇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是悲剧，是喜剧，还是普普通通或轰轰烈烈的伟大正剧，那就看你的运气和修来的福分了。

相信徐澜的作品会对你正在困惑中的情感之路有所点拨，有所指引，有所感悟，至少这书名也能让民政局忙活一阵子，让天下多少心痛的女人得到治愈，多少破碎的家庭得到团聚，这样的忙一定要帮，多多益善。

相信这是徐澜的本愿。她原本就是一个善良的母亲，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女儿与她第一本书差不多同龄，生长在这样的书香人家，不仅对女儿裨益，对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多多善意，因为来自幸福之家的爱情文学，自带满满的温度。

柳飞徐澜见远山，笔走三峰有晴天。情感小说大都走情，徐澜走心！一走就要走一生，否则何须三部曲……

期待不要再过十八年，才读到才女徐澜“时间与爱”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《我们一起老吧》，怕那时的我真老了，读不动了。

2018年6月3日

目 录

CONTENTS

引 子 001

大龄女结婚了，我的人生理想不是事业如何成功，而是在爱情上能棋逢对手。

第一章 019

在多年以前的自己的脸上，有这么一种光芒。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了我和岁月交往的全部价值，意识到了青春的一去不返和它的从未消失。

第二章 034

从儿子出生后开始，职场压力、琐屑家务刺痛着神经，直到水滴石穿，他和她，价值观渐行渐远；他对她，仍然残存着感情，这种感情，通常会在危机时刻显现。

第三章 072

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非得窃窃私语才能谈论的事情，偏偏议论起她来却要这样窃窃私语，这一点便足以证明她招惹了多少人的想象。

第四章 096

期货的本质是抢钱，饿虎环伺，这一回，他咬碎了后槽牙，也闯不过去了。化解危机的，是更大的危机。

第五章 130

我们不都是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安慰吗？现实秩序井然又这么骨感，我们想回转身去抓住从前的亢奋，就像水中捞月。

第六章 163

你手里攥着千头万绪，攥着一千个线头，但是一个针眼一次只能穿过一条。

第七章 188

援交女？瓷娃娃？我对此有一种完全真实的恐怖，而与恐怖并行的，还有发现她动机的好奇心。

第八章 225

一个人掉进水里，他如何游泳是无关紧要的，游得好坏都无所谓：他不得不挣扎出来，别淹死才是大事。

尾 声 263

我身在其中，魂处其外，对人性的千变万化既感到着迷，又相当嫌恶。梦想似乎就在前方，于是，我们奋力向前划，如同逆水行舟，不停地被浪潮推回到往昔岁月。

后 记 286

引 子

大龄女结婚了，我的人生理想不是事业如何成功，而是在爱情上能棋逢对手。

头伏未至，地处江南的临城已经切换到蒸笼模式。2014年7月的一个周五午后，树叶纹丝不动，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，晚霞灿烂，一片火烧云。本城一个微信公众号“无聊实验室”在做汽车前挡烧烤煎鸡蛋、香肠、土豆片需要几分钟就七分熟的实验。大街上车流稀少，大家躲进空调房，一边朋友圈转云图点赞，一边裹着毯子孵空调恶狠狠啃西瓜。按照我给自己制订的暑假计划，得完成两篇至少各十万字的论文。今天手感不错，一气完成开题报告，写了两小时，体力不支，在电脑上快速浏览了一下弹窗新闻，休息一下：

昨天，北京警方抓获正在参与网络赌球的郭美美，持续两年

多的炫富郭美美的闹剧画上句号。一个纯“草根”的女子何以掀起长久的舆论大浪？她的微博照片总和干爹、富二代、海天盛宴联系在一起……

另一则新闻就有些悲情，马航MH370原定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，失联近四个月，三十多个国家加入搜寻救援，事件逐步变成“国际热点”。尽管有疑似残骸被打捞上来，但至今飞机下落成谜，在北京机场守候的家属联盟也快崩溃，事件被冠上了“离奇”的标志。

还有什么比夏日下午剪草机安静的呼呼声更让人昏昏欲睡的呢？关机，倒成“大”字，昏睡两小时。等我醒来已经五点，手机上有十一个老公的未接来电，催什么催，懒得理。舌苔增厚，味觉寡淡，我没有胃口，就炖了锅百合绿豆汤权当晚饭。

快七点，宝根才回家，扛着一箱葡萄。“又加班了？女病人送的？”我揶揄地开个玩笑。

“是宝明今天特地买来的美人指葡萄，有杏仁味，农科院新品，你晚上送给刘乐乐吧，辛苦娘子。”宝根笑吟吟地向我做拱手作揖状，我知道他又有事相求了。

“去，去，去！”我拉长尾音，嗲嗲的，四十一枝花，因一直没要孩子，又混在校园，总觉得自己还小着呢。我们结婚五年，感觉新婚状态还没过去。宝根在我左颊上啄了一口，用力揽了揽我的腰，这个不近烟酒、非常自律的男人，身上有股淡淡的、好闻的来苏儿味，现在加上了暑热的汗味儿。我故意吊着他脖子，刮他的鼻子。

更衣、化妆，出门已经近七点。一出电梯门，就蒸桑拿。

宝根匆忙跟下来，把那箱葡萄放到我的自行车上，追问一句：“要不还是我送你过去？”

我娇嗔地瞪他一眼：“你自己当面和她说？”

“你们是闺密，我就不掺和了。明天向老婆大人请假，要去围荡乡查偷排废水的调研，一天时间。”宝根做举手投降状，笑哈哈地往后退。

他是市九三学社常委，这一年社会活动还真多，经常组队去调研治污、雾霾监测等监督工作。

是的，我和刘乐乐是大学同窗，一起从狂野的青年时期走向顽固的中年，分享彼此的故事。人到中年，早已不再为同情和愤怒所扰，再有几年工夫，我们会退到一边，把世界交给年轻人去打理了。

“唉，我的暑假变成了暑期——第三学期。明天校园开放日，头儿要求每个任课老师都要到岗，接受高三学生家长的咨询呢。”

婚后，我俩保持着自己的原有节奏，毕竟二十年养成的习惯再改很难，我最欣慰的，是终于不必一日三餐吃食堂了，宝根是个好厨师。

骑车去刘乐乐家，大概三公里，在路上瞎逛、脑袋放空，是我喜欢骑车的原因。路边夜市已经陆续开张，琳琅的商品与璀璨的灯光如长河般延伸，人就是游在这河里的一条条鱼。我踽踽独行，步子既不是悠闲的也不是匆忙的，就那么不紧不慢、若有所思地走着，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，对旁边人声的波浪置若罔闻，与许多人擦肩而过，像走在空旷无人之地。

我叫吕洁，在临城工商学院教新闻与写作课，今年四十二岁。长相普通，顶多有些读书读得多了的“寂寞之光”吧。我是苏州人，少小离家从此未归，到离家四百公里的临城大学上学、安家，至今二十年，临城方言说得比苏州话还溜。父亲十年前患肺癌去世，我最牵挂不下的，是七十五岁的独居老母亲，好在我哥和她同一个小区，一碗水的距离，隔三岔五就去探视，一到寒暑假我肯定回去陪母亲几周。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《临城都市报》跑政法线，男友是时政部首席记者陈震，和公安朋友用一场场大酒喝出来的交情，半夜待在警局陪着啃鸡腿，一起抓毒贩，哥们情谊练得很深，也结交了三教九流的道上朋友，小至违章后驾照不扣分，大到为小孩上名校迁户口，没有震哥搞不定的事。因为他是带我实习的师傅，所以毕业后我没有回南京找工作，直接投奔爱情了。哪想到，两年后，陈震和体育部新分配来才一年的“部花”凌晨下夜班吃夜宵吃出了感情，吃到一口锅里去了。风言风语传到我耳里，有细节有旁证，开始我还装傻，给他机会知返，等他向我发誓说这不是真的。但他没有，对我的冷，是真的。在他的QQ聊天上嗅到可疑的气息，不能忍。在义愤填膺的摄影记者协助下，最俗套的捉奸在床。其实是我输了，对这一段不堪的办公室三角恋，我选择了逃离。

我辞职后回苏州父母家住了半年，抗拒踏进复杂社会，也还算争气，我考进母校读博，躲进书斋舔伤口，成了恐婚一族。2005年，等我在工商学院这所独立学院找到饭碗后，就被各路人马催着去相亲，因为我晃晃悠悠步入三十二岁这道大龄女的门槛啦！

在我看来，婚姻是一种选择，而非必须。人生没有必须做的

事情，除了死亡。相亲多次，从海归才俊到二婚中年都有，超过四十五岁的老男人，我实在难以忍受他们难闻的体味和复杂的家庭关系。给我介绍的对象中，甚至还有同性恋的，找我组建家庭打掩护，我也真是醉了！一年蹉跎下来，我就怀着一颗平常心，开始接受那些毫无浪漫爱情可言，但大有可能成为结婚对象的人了。但是我实在投入不了真感情，感觉像在菜市场挑菜，油豆腐配炒青菜，口味相当就行，别人也是这样看的，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十分罕见的，凑合的家庭有着太多的相似。我觉得一个人生活，更有情有调，经常临时起意去苏州一日游，或者挑两部电影过一个自斟自饮的周末，不需要妥协将就，多好！

然而，我慢慢发现，像我这样的穷游族，能玩到一起的，是“85后”的单身汉们，与我同年纪的人，多数都深陷在各自小家庭的樊篱里，过着一种纠缠不清的家庭生活，从子女择校到挑选购买教育保险、学区房的升值空间有多大等，我十分强烈地感到自己与昔日老同学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。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在举国团圆的节日里，我和母亲被哥哥一家的亲情包围着，除夕团圆饭桌上，我从母亲眼睛里读到了无奈和怜惜。我和母亲，百无聊赖盯着春晚荧屏，为笑而笑着——我担心着母亲的孤单，母亲担心着我的孤单。

2009年3月28日，我三十六岁本命年的春天，我打小爱吃大白兔奶糖的坏毛病开始清算反扑了，蛀牙疼得厉害，在省妇保做财务的姨妈介绍我去找爱尔曼牙科医院徐宝根医生，弄了一个专家号。他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笑得一丝不苟，露出职业规范的八颗牙齿。姨妈和我说徐医生是绍兴人，博士毕业后分配到临城人民

医院口腔科，过了起早摸黑的五年，比同年资医生提早三年评上了正高职称，正好有一个机会，大学同学去爱尔曼牙科医院当院长，高薪聘他业余时间去名医坐堂，后来干脆就辞去公职，正大光明挂头牌。我还八卦到他离异一年，女儿跟了前妻。

清扫牙垢，消炎止疼，根管治疗，种植一颗价值8600元的德国进口烤瓷牙的过程非常漫长，中间因为压模出了问题，还把烤瓷牙寄回德国重新打磨，几近大半年。徐医生尽心尽责，非常耐心，中间我约了一次饭，感谢他的细心。从客气到聊天，读诗和旅游是我俩的心头好，他喜欢给自己拍的风景照片配小诗，向我请教七绝的韵脚如何押，我就和诗一首，甚是投缘，看到对方，心里就有一份踏实感。我生日的时候，他在文艺电台给我点了一首歌，是周杰伦的《简单爱》。我知道，他是在说喜欢我。

“我对诗歌和音乐的喜爱超过当一名牙医。”2010年新年前夜，他请我一起去卡拉OK，当晚还有他的弟弟徐宝明小夫妻俩，带着女儿徐心宇，刚三周岁。九点过半，小朋友就靠在爸爸怀里睡着了，我劝宝明小两口回去，免得心宇感冒。包厢里只有我俩，气氛略有尴尬，只好一首接一首点歌，徐医生是男中音，歌喉深沉，唱起李健的《传奇》，悠远辽阔，味道特别，当时并没有走红，谁也没想到，在随后这年的除夕夜，王菲翻唱后火了。十一点，他送我回家，在我家楼下黑暗的花影下，徐医生紧紧攥着我的手，汗涔涔的也没有松手，突然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没有订婚钻戒，话却说得很诚恳。他的旧衣服上有股淡淡的来苏儿消毒水的味道，就像李健的歌一样，他一直在我身旁从未走远。

我对做后妈非常犹豫，但和比我大三岁的徐医生相处下来，虽不惊心动魄，在他面前，我放松得像个任性的小女孩，他不负我，我不负他。就这样，宝根成了我的家庭医生，随时可以召唤到床头。我骨子里是个讲求浪漫的小女子，为了把日子过成爱情，特别和宝根约定，除了生日外，一年要过三个只专属于我们的节日：初识纪念日，求婚纪念日，领证纪念日。

2010年春节，他随我回苏州拜见了全家人，可惜父亲看不到这一天了。寒假快结束的时候，宝根搬入学校分配给我的108平方米粉色格调的公寓，宝根说看到满屋子的芭比情调，觉得我就是他的大女儿，从此一定要好好呵护我。我嘟着嘴，撒娇：我不要变老，我不生小孩，生孩子太疼了。宝根憨厚地笑笑，说：“我都随你。”

开学后我给系里同事们分发了喜糖，说在老家办过喜酒了，宣示了我的人生大事完成，从此堵了媒婆的嘴。

婚前我曾问宝根，你看中我什么？他嬉皮笑脸地回答：初次见面看五官，相处长久是三观。我俩价值观一致。

还有一个疙瘩一直隐隐不解，像我妈说的那样，婚前我得问清楚，婚后就要装糊涂了：

为什么你要离婚，还净身出户？

宝根淡淡地答：宋晓琴在街道上班，收入不高，却是一等一的麻婆，还好赌，只要上了牌桌，什么都忘了。有一次我出差，女儿在幼儿园一直候到晚上九点，老师急得数次打她电话，还是关机，女儿哭肿了眼睛，哽咽着说妈妈不要她了……我和晓琴反反复复，吵了又发毒誓，赌瘾治不好，女儿上初中住校，我们就分

开了，宋晓琴离婚的条件是：女儿跟她。我把单位分配的房改房给母女俩住，房产证写着女儿的名字，不想委屈了女儿。

婚后，每隔一周的周末是他去看女儿徐宋佳的固定时间，他必定要去超市采购几样小女生喜欢的食品和可心的学习用品。我对此采取鸵鸟政策，放假就回苏州陪我妈，与十五岁的继女保持客客气气的一碗水距离，就像我和宝根的家庭财务一直采取AA制一样，不远不近的距离不会生抱怨拉仇恨。

骑在黄昏时分的大马路，水泥地面蒸腾着暑气，面目狰狞，我像黄花鱼一样溜边骑，身体水分蒸发得厉害，嘴唇发干，汗珠湿透了额头，滴到了脖子里，真丝连衣裙已经紧贴后背。临城开发房地产过热，高楼林立产生了热岛效应——白天的气温上升到三十七摄氏度，路面温度超过了六十摄氏度。

二十分钟后，我到了乐乐家的小区“江滨润园”，这是本地有名的千万元级江景平层大宅。踏上大门口宽阔的石头台阶，仿佛走上了银幕。居高不下的房价，划出了森严壁垒的阶级阵线。

乐乐门牌号1801，绝佳的江景房，足有320平方米，二手楼市挂牌价要1100多万元，住着一批像乐乐一样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红利享受者——城市新贵，配备着本城物业收费最高的一级保安与我们隔离，以便保卫他们的人身和财富安全。但这些城市新贵也是脆弱的，一场股灾，或者宏观政策的调控，就会把他们一票打回原形，挣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在五星级的会所大堂歇口气，吹吹空调，落落汗再说。碰到一个拿着剩饭来喂猫的大姐和两个交流养狗经验的“铲屎官”，热烈地在为狗狗疝夏没有胃口出谋划策。我想仰望没有贫富差